

冰心近作选

作者：冰 心

编者：舒 乙 周明明

责任编辑：杨 葵

责任校对：彭卓民 祁 斌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25千

印张：10.25

插页：5

版次：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394-9/I·393 (平)

ISBN 7-5063-0397-3/I·396 (精)

定价：5.00元 (平) 9.00元 (精)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 者 小 传

冰心原名谢婉莹。祖籍福建长乐。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州。1903年随全家到烟台，在那里度过了朝夕与大海相依的童年。1913年又随全家迁居北京，同年入教会学校贝满中斋读书，四年后直接升入协和女子大学（即燕京大学前身）。自1919年起，受“五四”新文化的冲击，开始写小说，以“冰心”为笔名先后发表了《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当时人称“问题小说”。后又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写出了短诗集《繁星》与《春水》，为文坛瞩目。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赴美留学，在异国期间，写了许多取材于旅途见闻的散文，后结集为《寄小读者》。1926年回国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1946年与丈夫吴文藻同赴日本讲学，1951年秋回国。此后长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1985年后，她的创作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写作了大量的回忆录、散文及短篇小说。

冰心自1954年以来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



冰心近照

出 版 说 明

《现代作家创作丛书》是作家出版社为“五·四”以来在中国文坛上卓有建树，现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而设。丛书在体裁、内容、写作年代上不拘一格，由作家自选其创作历程中有特殊意义的作品，尤其着重于新作。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某些以“通俗”为名，实则内容粗劣的软性作品充斥图书市场，严肃文学的处境十分严峻，步履维艰。出版这套书，足见我们期待严肃文学兴盛发展的拳拳之心。

谨以此丛书表达我们对老作家创作活动的支持与敬重。

序

舒乙和周明明编了一本《冰心近作选》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让我作序。我翻看了这本集子的目录，觉得我写的东西越来越短了。（比如周明和刘茵编的追悼周总理的《天上人间》集，我写的序言就只有五十字！）

我的文章越写越短的原因：一来当然是我的精气、神，近来更不足了；二来我认为如果几句话就能把心思都表达出来，那么也不必枉费那些文字和符号。这是我为我的短文护短，最严正的评价，还是留给我的尊敬的读者。

冰 心

1990年10月9日

目 录

序.....	1
空 巢.....	1
明子和咪子.....	10
桥.....	14
万般皆上品.....	20
落 价.....	22
远来的和尚.....	25
干 涉.....	29
我的故乡.....	33
我的父母之乡.....	42
我的童年.....	45
童年杂忆.....	56
两栖动物.....	65
祖父和灯火管制.....	68
我到了北京.....	70

我入了贝满中斋	76
我的中学时代	84
我的大学生涯	86
在美留学的三年	96
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103
在巴黎的一百天	109
回忆“七七”	111
从“五四”到“四五”	114
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	122
我和商务印书馆	125
关于男人	127
一 我的祖父	128
二 我的父亲	130
三 我的小舅舅	133
四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136
五 我的表兄们	139
六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一)	141
七 我的老伴——吴文藻(之二)	149
八 我的三个弟弟	162
九 追忆吴雷川校长	171
十 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	173
十一 怀念郭小川	175
悼念林巧稚大夫	178
悼丁玲	182

记富奶奶	184
我的母亲	190
花 瓶	192
话说君子兰	194
漫谈赏花和玩猫	199
养 猫	199
我喜爱小动物	201
我家的对联	204
春节忆春联	207
由春联想到联句	209
从联句又想到集句	212
再谈我家的对联	215
说 梦	218
痴人说梦	220
病榻呓语	222
绿的歌	224
霞	226
漫谈过年	228
话说“相思”	231
当教师的快乐	234
我向文学馆捐赠字画的经过	237
人世才人粲若花	239
我请求	243
我感谢	247
一颗没人肯刻的图章	250

一个最充满了力量的汉字	252
无土则如何	256
忆读书	260
埋在记忆最底层的一本书	263
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265
我喜欢下雪的天	267
开卷有益	269
也有想到而写不了的时候	273
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	275
我梦中的小翠鸟	276
农历七月八晨下雨	277
又想起一首诗	278
蹦到我心上的一首“国歌”	279
 老舍的散文	 281
介绍一篇好散文	287
读了《北京城杂忆》	289
读巴金的《随想录》	292
读《雅舍小品选》	296
介绍我最喜爱的两篇散文	298
介绍三篇小说和三篇散文	302
序《天上人间》	306
我呜咽着重新看完《国殇》	307
读《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后	309
海伦·斯诺的一首长诗	312

空 巢

老梁左手叉在腰上，右手扶着书架，正佝偻着在看架上排列的书呢。我默默地望着他的肩部隆起的背影，慨叹地想：他老了，我们都老了，一晃就是三十多年呵！

他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同屋同级生，他学的是历史，我学的是文学。我们很合得来，又都喜欢交朋友，因此我们这个屋子是这座宿舍楼中最热闹的一间。毕业后，我们又都得到了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虽然我在中部，他在西部，我们却是书信不断，假期里也总要跑到一起去。得了博士学位以后，我们又同时回国，不过他的成绩比我好——带回了一位在美国生长的、很能干很漂亮的夫人美博。我是回国以后才和一个那时正当着中学教师的同学华平结了婚。我和老梁又同在一个大学里教课，住处又很近，两位夫人也很合得来，因此，我们两家同年生的儿女，就是两位夫人以自己的名字替彼此的孩子起的。我的女儿叫陈美，他的儿子就叫梁平。

解放前夕，有一位老教授，半夜里来把我们叫到一起，动

员我们乘明天“抢救教授”的飞机离开这危险的故都。本来已是惊惶失措的美博，就怂恿老梁接受这个邀请，匆匆忙忙地连夜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带着儿子走了。华平却很镇静地说：“怕什么？我们到底是中国人，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强，我死也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留了下来，从此，我们和老梁一家就分手了。

甬道那一边的厨房里，不时送来一阵炒菜的声音和扑鼻的香味，妻和女儿正在厨房里忙着呢。老梁抽出一本《白香山诗集》来，放在桌上，回头笑对我说：“好香！在美国我的家里，就永远闻不到这种香味。”

他在对面的椅上坐下了。我看他不但背驼得厉害，眼泡也有点浮肿了。

我说：“你难道就不做中国饭吃？”

他说：“美博死后，我自己很少做饭，麻烦得很，一个人吃也没意思。”

我说：“那么，梁平和他媳妇就不回来了吗？”

他笑了笑：“咳，他媳妇是美籍意大利人，不像咱们中国人那样，来了就炒菜做饭——这，你也知道——我还得做给他们吃呢！”

这时我的外孙女小文放学回来了，她跑了进来，看见屋里有客人，就轻轻地放下书包，很腼腆地走到我身边。我把她推到老梁跟前，让她叫“梁爷爷”，她用很低的声音叫了一声，就又要回到我这边来。老梁却把她拉了过去，从头到脚看了看，笑说：“你长的真像你妈！我走的时候，你妈也就像你这么大。

你爸爸呢？”小文说：“我爸爸今晚上在机关里值班……”老梁仿佛没有听见，却站起来说：“我差点忘了，这里有一点点我送给你们的东西……”说着就打开他带来的一只鼓鼓的黑提包，掏出一罐浓缩咖啡，一条骆驼牌烟和一个手掌大的计算机。他一面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一面对我说：“这罐咖啡是送给你们一家的；这条烟是送给你的，还是你爱抽的老牌子；这个计算机是送给小美子的……”他把计算机递给了小文说，“我不知道有你，没给你带礼物来，下次再说吧。这计算机你也可以玩，可别带到数学班上去，听见没有？”小文高兴地说了声谢谢，拿着计算机就跑到厨房里去了。

女儿从厨房里出来，一面撩起围裙擦着手，一面笑说：“谢谢您，梁伯伯，这计算机我正用得着。您又送给爸爸烟了？我们好不容易才逼着他把烟戒掉了。他那几年在干校抽得厉害，下面屋里没火，他又常犯气管炎……”

妻在厨房里叫：“小美子，你又跑了，看看饭锅里要不要加水！”

女儿笑说：“来了，来了，”回头要走。

老梁吸了一口气，说：“提起干校来，你那几年日子不好过吧？六六年夏天，我不是回国来了吗？那天正在你们传达室里打听你的住处，正巧遇见你们一帮教授从‘四清’回来，刚到校门口，就有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围上前来，把你们拉下卡车来，戴上高帽，涂上黑脸，架着往广场上走，吓得我赶紧跑了。那一年回来，什么人我都没见着，就回到美国去，把你的情况对美博讲了，她难受得哭了一夜……”

这时，还站在门口的女儿，又笑着进来说：“梁伯伯，您不是很会做菜吗？快来给我们当个参谋吧。”老梁也笑着起来，跟在

她后面走了……

老梁看到我涂黑脸的那一天，只是十年浩劫的开始！从那以后就是抄家、搜书、住牛棚、写检查……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拆开了桌上那条长方形的纸包，拿出一包骆驼烟来，抽出一根烟，找出一盒火柴，划了一下——我的眼前忽然冒出一阵火光，火焰下是一大堆烧着了的卡片……那是我二三十年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了几十万个小时搜集起来的资料呵……

我点燃了烟，猛吸了几口，我又下意识地用手挥拂着眼前的浓烟，似乎要赶掉眼前的幻象。

小文忽然跑了进来，把我手里的烟夺了过去，在烟碟上按灭了，撅着嘴说：“你又偷偷抽烟了！妈妈和姥姥在厨房里都闻见烟味了，叫我来管你！”我笑着拧着她的嘴巴说：“这倒好，你们回来，倒多了几个管你的人了。”她啪地一下把我的手打下去，也笑着说：“本来嘛，妈妈说组织上把我们从西南调回来，就是要我们照顾你，不，就是要管你的！”

老梁进来了，问：“你们闹什么呢？来，小文，你给我念念这首诗。”说着他把翻开的《白香山诗集》递到小文手里。小文羞怯地看了我们一眼，一字一字地念下去：

梁上有双燕
翩翩雄与雌
衔泥两椽间
一巢生四儿

念到这里，她抬起头问老梁：“这个‘梁’字，就是您姓的那

个‘梁’吧？”

老梁拍着小文的肩膀，大声地夸奖说：“你真是了不起，认得这么多字，念得还真够味儿！”

我笑了：“人家都上小学三年级了，该认得好几千字了。”

这时小文已念到：

一旦羽翼成
引上庭树枝
举翅不回顾
随风四散飞
雌雄空中鸣
声尽呼不归
却入空巢里
啁啾终夜悲

老梁忽然两手抱着头，自己低声地念：“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悲……却入空巢里……”

小文把这首诗念完了，看见老梁还没有抬起头来，就悄悄地放下书，回头望我。我向她点了点头，她就悄悄地走了出去。

我大声喊道：“老梁，你这一次来还要呆多久？”

他惊醒过来，坐直了，仿佛忘了刚才让小文读诗那一段事似的。他叹了一口气长气说：“明天就走，我的情况不容我久呆呵。”

我没有说话，只望着他。

他低头看着自己互握的手，说：“说来话长了，可是还得从

头说起！我们到美国的头十年，美博也出去工作了，我们攒钱买汽车、置房子和一切必需的家庭用具……这都是在美国成立一个家庭的必要条件，而最要紧的还是为梁平储蓄下读大学的费用……可是到了梁平读完了大学，找到了工作，又结了婚，我也到了退休年龄，而……而美博也逝世了。”

我像安慰他似地，说：“你退休了，正可以得闲著书了。”

他苦笑一声：“著书？我是非著书不可，退休金不多，我要交的所得税可不少！我把我们家楼上的几间空屋子租给几个大学生住，不包饭，我自己每顿只吃一点简单的饭。就是做一点饭，我的锅勺盘碗，也是隔几天才洗一次！幸亏有一个朝鲜的学生，研究明史的，常来问我些问题，他来了就替我做饭，并替我洗碗，这算他给我的报酬，但是他也和我一块吃饭，这又是我给他的报酬……”

我打断他：“你不是提到著书吗？”

他又凄然地笑了：“对，为了生活下去，我必须弄点版税。你不知道现在美国出一本书多么困难，我又不会写小说，就是一本小说，能畅销，也极不容易，请名家写一篇书评比登天还难。我挑了一个新奇而又不容易‘露馅’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宦官制度》。这次回国就是为搜集材料而来的，没想到北京的许多图书馆还没有整理好，有的没有介绍信还进不去……我想明天到上海看看，我的北京侄子家里也不能久住，他们两口子带两个孩子只有一间半屋子，让出半间给我，当然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不便，虽然他们坚持说住家里比住旅馆节省得多……好了，不说了，老陈，你们现在怎么样呢？”

我笑了一笑，又想伸手去拿烟，立刻自己控制住了，说：“华平不错，她一直在中学教书，当然也有几年不大顺心的日

子，现在好了，她也已经退休了，可是她还得常到学校里去。本来我从五七年以后，就不能教书了……调到图书馆里工作，也好，我搜集了不少的资料卡片。六六年以后，我的那些卡片，连同以前的，也都被烧掉了！这以后的情况，也和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但我还是活下来了，我始终没有失去信念！我总是远望着玫瑰色的天边！……我闲了二十年，如今，政策落实了，我也到了退休年龄，反倒忙起来了！我说我上不了大课，但学校里一定要我带研究生，还好，这几个研究生，都很扎实，很用功，只是外文根底差一些，看不懂外文的参考书，本来嘛，他们整整耽误了十几年，他们中间年纪最轻的也有三十多岁了……”

老梁用回忆的眼光看着我说：“我们像他们这样年龄，已经当上教授、系主任了。”

我说：“正是这话——他们正努力地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我也是这样，恨不得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好把‘青黄’接了上去，可是这二十年来我自己也落后了，外国寄来的新书，有许多名词我都看不懂，更不用说外国的作家和流派了。明年春天，我还要跟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去，我真不知道如何对付！同时，我还有写不完的赶任务的文章，看不完的报纸刊物，回不完的信件，整天忙得晕头转向！”

老梁猛地一下站了起来，说：“能忙就好，总比我整天一个人在‘空巢’里呆着强……”

女儿端了一个摆满餐具的盘子进来，我也站了起来，同老梁把靠墙放的一张方桌抬到屋子的中间。女儿安放好杯箸，便和妻进进出出地摆好一桌热腾腾的菜。女儿安排老梁、我和她妈妈各据一方，她自己和小文并排坐在老梁的对面，又拿起茅

台酒瓶来，笑着说：“三十年不见了，今晚妈妈陪梁伯伯喝一杯，爸爸喝多了不好，少来一点吧。”妻忙说：“梁伯伯是不会喝酒的，茅台酒又厉害，这瓶酒是我让他带回去当礼物送人的，大家都少来一点，意思意思吧！”老梁却一把把酒瓶夺了过去，满满地斟了一杯，一仰脖就干了，又满满地给自己斟了一杯，还替我和妻斟了半杯。他一边用手背抹了抹嘴唇，一面大声念：

十觴亦不醉
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
世事两茫茫

念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一仰脖又把第二杯酒喝干了，这时他满脸通红，额上的汗都流到了耳边。妻连忙从他紧握的手里，夺过酒瓶来，说：“吃菜吧，空肚子喝多了酒要伤人的！”女儿连忙又把妻手里的酒瓶，放在窗台上。老梁颓然地坐了下去，拿起筷子，睁着浮肿的眼皮望着妻和女儿，说：“你们不但管老陈，还要管我！我是多少年没人管的了……可是我要是有人管，那有多好！”

这一顿饭一点不像好友久别后的聚餐，老梁是一语不发，好像要拿饭菜去堵回他心里的许多话，我们也更不敢说什么。小文惊奇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赶紧扒拉完一碗饭，就溜回她们屋子里去了。

妻和女儿撤下饭菜去，把果盘和果刀摆上的时候，老梁已完全清醒了，他接过小手巾来，擦了一下他的煞白的脸，正要说话，门外一连响了几声汽车的喇叭。老梁抬头望着窗外说：